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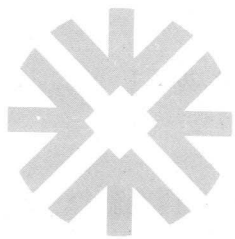


新文学碑林

画梦录

何其芳 著





碑林

画梦录

何其芳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二〇〇〇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画梦录/何其芳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1
(新文学碑林)

ISBN 7-02-002972-8

I. 画… II. 何…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4660 号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隆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42 千字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2 插页 3

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4.00 元

扇上的烟云(代序)

设若少女妆台间没有镜子，
成天凝望悬在壁上的宫扇，
扇上的楼阁如水中倒影，
染着剩粉残泪如烟云……

“你说我们的听觉视觉都有很可怜的限制吗？”

“是的。一夏天，我和一患色盲的人散步在农场上，顺手摇一朵红色的花给他，他说是蓝的。”

“那么你替他悲哀？”

“我倒是替我自己。”

“那么你相信着一些神秘的东西了。”

“我倒是喜欢想象着一些辽远的东西。一些不存在的人物。和许多在人类的地图上找不出名字的国土。我说不清有多少日夜，像故事里所说的一样，对着壁上的画出神遂走入画里去了。但我的墙壁是白色的。不过那金色的门，那不知是乐园还是地狱的门，确曾为我开启过而已。”

“那么你对于人生？”

“对于人生我动心的不过是它的表现。唉，自从我乘桴浮于海，一片风涛把我送到这荒岛上，我是很久很久没有和人攀谈了。今天我却有一点说话的兴致。”

“那么你就说吧。”

“我说，我说我这些日子来喜欢一半句古人之言。于我如浮云。我喜欢它是我一句文章的好注脚：不知何时起世上的事都使我厌倦。那时我刚倾听了一位丹麦王子的独语，一个真疯，一个佯狂，古今来如此冷落的宇宙都显得十分热闹，一滴之饮遂使我大有醉意，不禁出语惊人了。但我现在要称赞的是这个比喻的纯粹的表现，与它的含义无关。有时我真慨叹着取譬之难。以此长久不能忘记一位匈牙利作者，他的一篇文章里有了两个优美的比喻：在黄昏里，在酒店的窗子下，他说，许多劳苦人低垂着头像一些折了帆折了桅竿的船停泊在静寂的港口；后来他描写一位少女，就只轻轻一句，说她的眼睛亮着像金钥匙。”

“是说它们可以开启乐园或者地狱的门吗？”

“而我有一次低垂着头在车窗边，在黄昏里，随手翻完了一册忧郁的传记，于是我抬起头，望着天边的白烟，又思索着那写过个故事叫作‘烟’的人的一生。暮色与暮年。我到哪儿去？旅途的尽头等着我的是什么？我在车厢内各种不同的乘客的脸上得着一个回答了：那些刻满了厌倦与不幸的皱纹的脸，谁要静静的多望一会儿都将哭了起来或者发狂的。但是，在那边，有一幅美丽的少女的侧面剪影。暮色作了柔和的背影了。于是我自己说，假若没有美丽的少女，世界上是多么寂寞呵。因为从她们，我们有时可以窥见那未被诅咒之前的夏娃的面目。于是我望着天边的云彩，正如那个自言见过天使和精灵的十八世纪的神秘歌人所说，在刹那间捉住了永恒。”

“你那时到哪儿去？你这些话又胡为而来？我一点也不能追踪你思想的道路。”

“于是我很珍惜着我的梦。并且想把它们细细的描画出

来。”

“是一些什么梦？”

“首先我想描画在一个圆窗上。每当清晨良夜，我常打那下面经过，虽没有窥见人影却听见过白色的花一样的叹息从那里面飘坠下来。但正在我踌躇之间那个窗子消隐了。我再寻不着了。后来大概是一枝梦中彩笔，写出一行字给我看：分明一夜文君梦，只有青团扇子知。醒来不胜悲哀，仿佛真有过一段什么故事似的，我从此喜欢在荒凉的地方徘徊了。一夏天，当柔和的夜在街上移动时我走入了一座墓园。猛抬头，原来是一个明月夜，《齐谐》志怪之书里最常出现的境界。我坐在白石上。我的影子像一个黑色的猫。我忍不住伸手去摸它一摸，唉，我还以为是一个苦吟的女鬼遗下的一圈腰带呢，谁知拾起来乃是一把团扇。于是我带回去珍藏着，当我有工作的兴致时就取出来描画我的梦在那上面。”

“现在那扇子呢？”

“当我厌倦了我的乡土到这海上来遨游时，哪还记得把它带在我的身边呢？”

“那么一定遗留在你所从来的那个国土里了。”

“也不一定。”

“那么我将尽我一生之力，飘流到许多大陆上去找它。”

“只怕你找着时那扇上的影子早已十分朦胧了。”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夜半。

出版说明

本世纪之初兴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了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文学从思想内容、语言、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全面革新，形成了各种流派百舸争流的新局面，从此，建立起了现代意义的新文学。新文学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绩，涌现了大批杰出的作家。三十年代左翼文艺的兴起，推动着新文学的深入发展，文学与人民、与时代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在民族危难的时期，作家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创作了许多受到人民欢迎、具有强烈感染力的优秀作品。四十年代，以表现新的思想、新的人物和新的生活为特点的解放区文学，同国民党统治区的揭露黑暗、向往民主自由的文学创作互相辉映；这二者的汇合，为新中国文学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文学的发生和发展，适应了现代社会变革的需要，它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也创造了自身的辉煌。

为了显示新文学的成果和发展轨迹，我们选择在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有地位的作品原集，汇编成这套“新文学碑林”，每一本书都力求以初版原创风貌与读者见面，内附原版封面与插图。希望它的出版能为中国文学史的教学与研究提供一套精良的参考资料，为文学爱好者提供一套珍贵的文学读本，为今天的年轻人了解那个虽然陌生但却多彩的时代提

供一个园地。这里面每一种书都是新文学发展历程中的一个路碑,在新世纪即将到来之际,回顾这一碑林,也是对新文学前驱者的永久的纪念。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1998年1月

目 录

扇上的烟云(代序)	1
墓	1
秋海棠	7
雨前	9
黄昏	11
独语	13
梦后	16
岩	19
炉边夜话	23
伐木	27
画梦录	29
哀歌	35
货郎	39
魔术草	42
楼	45
弦	49
静静的日午	52

墓

初秋的薄暮。翠岩的横屏环拥出旷大的草地，有常绿的柏树作天幕，曲曲的清溪流泻着幽冷。以外是碎瓷上的图案似的田亩，阡陌高下的毗连着，黄金的稻穗起伏着丰实的波浪，微风传送出成熟的香味。黄昏如晚汐一样淹没了草虫的鸣声，野蜂的翅。快下山的夕阳如柔和的目光，如爱抚的手指从平畴伸过来，从林叶探进来，落在溪边一个小墓碑上，摩着那白色的碑石，仿佛读出上面镌着的朱字：柳氏小女铃铃之墓。

这儿睡着的是一个美丽的灵魂。

这儿睡着的是一个农家的女孩，和她十六载静静的光阴，从那茅檐下过逝的，从那有泥蜂做窠的木窗里过逝的，从俯嚼着地草的羊儿的角尖，和那濯过她的手，回应过她寂寞的捣衣声的池塘里过逝的。

她有黑的眼睛，黑的头发，和浅油黑的肤色。但她的脸颊，她的双手有时是微红的，在走了一段急路的时候，回忆起一个羞涩的梦的时候，或者三月的阳光满满的晒着她的时候。照过她的影子的溪水会告诉你。

她是一个有好心肠的姑娘，她说极和气的話，常常小心的把自己放在谦卑的地位。亲过她的足的山草会告诉你，被她用死了的蜻蜓宴请过的小蚁会告诉你，她一切小小的伙伴

都会告诉你。

是的，她有许多小小的伙伴，她长成一个高高的女郎了不与它们生疏。

她对一朵刚开的花说，“给我讲一个故事，一个快乐的。”对照进她的小窗的星星说，“给我讲一个故事，一个悲哀的。”

当她清早起来到柳树旁的井里去提水，准备帮助她的母亲作晨餐，径间遇着她的伙伴都向她说，“晨安。”她也说，“晨安。”“告诉我们你昨夜做的梦。”她却笑着说，“不告诉你。”

当农事忙的时候，她会给她的父亲把饭送到田间去。

当蚕子初出卵的时候，她会采摘最嫩的桑叶放在篮儿里带回来，用布巾揩干那上面的露水，而且用刀切成细细的条儿去喂它们。四眠过后，她会用指头提起一个个肥大的蚕，在光线里透视，“它腹里完全亮了。”然后放到成束的菜子杆上去。

她会同母亲一块儿去把屋后的麻茎割下，放在水里浸着，然后用刀打出白色的麻来。她会吧麻分成极纤微的丝，然后用指头绩成细纱，一圈圈的放满竹筐。

她有一个小手纺车，还是她祖母留传下来的。她常常纺着棉，听那轮子唱着单调的歌，说着永远雷同的故事。她不厌烦，只在心里偷笑着，“真是一个老婆子。”

她是快乐的。她是在寂寞的快乐里长大的。

她是期待甚么的。她有一个秘密的希冀，那希冀于她自己也是秘密的。她有做梦似的眼睛，常常迷漠的望着高高的天空，或是辽远的，辽远的山以外。

十六岁的春天的风吹着她的衣衫，她的发，她想悄悄的流一会儿泪。银色的月光照着，她想伸出手臂去拥抱它，向它说“我是太快乐，太快乐”，但又无理由的流下泪。她有一点忧愁在眉尖，有一点伤感在心里。

她用手紧握着每一个新鲜的早晨，而又放开手，叹一口气让每一个黄昏过去。

她小小的伙伴们都说她病了，只有它们稍稍关心她，知道她的。“你瞧，她常默默的。”“你说，甚么能使她欢喜？”它们互相耳语着，担心她的健康，担心她郁郁的眸子。

菜圃里的江豆藤还是高高的缘上竹竿，南瓜还是肥硕的压在篱脚下，古老的桂树还是飘着金黄色的香气，这秋天完全如以前的秋天。

铃铃却瘦损了。

她期待的毕竟来了，那伟大的力，那黑暗的手遮到她眼前，冷的呼息透过她的心，那无声的灵语吩咐她睡下安息。“不是你，我期待的不是你。”她心里知道，但不说出。

快下山的夕阳如温暖的红色的唇，刚才吻过那小墓碑上“铃铃”二字的，又落到溪边的柳树下，树下有白藓的石上，石上坐着的年青人雪麟的衣衫上。他有和铃铃一样郁郁的眼睛，迷漠的望着。在那眼睛里展开了满山黄叶的秋天，展开了金风拂着的一泓秋水，展开了随着羊铃声转入深邃的牧女的梦。毕竟来了，铃铃期待的。

在花香与绿阴织成的春夜里，谁曾在梦里摘取过红熟的葡萄似的第一次蜜吻？谁曾梦过燕子化作年青的女郎来入梦，穿着燕翅色的衣衫？谁曾梦过一不相识的情侣来晤别，在她远嫁的前夕？

一个个春三月的梦呵，都如一片片你偶尔摘下的花瓣，夹在你手携的一册诗集里，你又偶尔在风雨之夕翻见，仍是盛开时的红艳，仍带着春天的香气。

雪麟从外面的世界带回来的就只一些梦，如一些饮空了的酒瓶，与他久别的乡土是应该给他一瓶未开封的新酿了。

雪麟见了铃铃的小墓碑，读了碑上的名字，如第一次相见就相悦的男女们，说了温柔的“再会”才分别。

以后他的影子就踟躅在这儿的每一个黄昏里。

他渐渐猜想着这女郎的身世，和她的性情，她的喜好，如我们初认识一个美丽的少女似的。他想到她是在寂寞的屋子里过着晨夕，她最爱着甚么颜色的衣衫，而且当她微笑时脸间就现出酒涡，羞涩的低下头去。他想到她在窗外种着一片地的指甲花，花开时就摘取几朵来用那红汁染她的小指甲，而这仅仅由于她小孩似的欢喜。

铃铃的侣伴们更会告诉他，当他猜想错了或是遗漏了的时候。

“她会不会喜欢我？”他在溪边散步时偷问那多嘴的流水。

“喜欢你。”他听见轻声的回语。

“她似乎没有朋友？”他又偷问溪边的野菊。

“是的，除了我们。”

于是有一个黄昏里他就遇见了这女郎。

“我有没有这样的荣幸，和你说几句话？”

他知道她羞涩的低垂的眼光是说着允许。

他们就并肩沿着小溪散步下去。他向她说他是多大的年龄就离开这儿，这儿是她的乡土也是他的乡土。向她说他到过许多地方，听过许多地方的风雨。向她说江南与河水一样平的堤岸，北国四季都是风吹着沙土。向她说骆驼的铃声，槐花的清芬，红墙黄瓦的宫阙，最后说：

“我们的乡土却这样美丽。”

“是的，这样美丽。”他听见轻声的回语。

“完全是崭新的发见。我不曾梦过这小小的地方有这么的宝藏，不尽的惊异，不尽的欢喜。我真有点骄傲这是我的乡土。——但要请求你很大的谅解，我从前竟没有认识你。”

他看见她羞涩的头低下去。

他们散步到黄昏的深处，散步到夜的阴影里。夜是怎样一个荒唐的絮语的梦呵，但对这一双初认识的男女还是谨慎的劝告他们别去。

他们伸出告别的手来，他们温情的手约了明天的会晤。

有时，他们散步倦了，坐在石上休憩。

“给我讲一个故事，要比黄昏讲得更好。”

他就讲着“小女人鱼”的故事。讲着那最年青，最美丽的人鱼公主怎样爱上那王子，怎样忍受着痛苦，变成一个哑女到人世去。当他讲到王子和别的女子结婚的那夜，她竟如巫妇所预言的变成了浮沫，铃铃感动得伏到他怀里。

有时，她望着他的眼睛问：

“你在外面爱没有爱过谁？”

“爱过……”他俯下吻她，怕她因为这两字生气。

“说。”

“但没有谁爱过我。我都只在心里偷偷的爱着。”

“谁呢？”

“一个穿白衫的玉立亭亭的；一个秋天里穿浅绿色的夹外衣的；一个在夏天的绿杨下穿红杏色的单衫的。”

“是怎样的女郎？”

“穿白衫的有你的身材；穿绿衫的有你的头发；穿红杏衫的有你的眼睛。”说完了，又俯下吻她。

晚秋的薄暮。田亩里的稻禾早已割下，枯黄的割茎在青

天下说着荒凉。草虫的鸣声，野蜂的翅声都已无闻，原野被寂寥笼罩着，夕阳如一枝残忍的笔在溪边描出雪麟的影子，孤独的，瘦长的。他独语着，微笑着。他憔悴了。但他做梦似的眼睛却发出异样的光，幸福的光，满足的光，如从 Paradise 发出的。

一九三三年

秋 海 棠

庭院静静的。仿佛听得见夜是怎样从有蛛网的檐角滑下，落在花砌间纤长的飘带似的兰叶上，微微的颤悸如刚栖定的蜻蜓的翅，最后静止了。夜遂做成了一湖澄静的柔波，停滞
在庭院里，波面浮泛着青色的幽辉。

寂寞的思妇凭倚在阶前的石阑干畔。

夜的颜色，海上的水雾一样的，香炉里氤氲的烟一样的颜色，似尚未染上她沉思的领域，她仍垂手低头的，没有动。但，一缕银的声音从阶角漏出来了，尖锐，碎圆，带着一点阴湿，仿佛从石砌的小穴里用力的挤出，珍珠似的滚在饱和着水泽的绿苔上，而又露似的消失了。没有继续，没有赓和。孤独的早秋的蟋蟀啊。

她举起头。

刚才引起她凄凉之感的菊花的黄色已消隐了，鱼缸里虽仍矗立着假山石庞然的黑影，已不辨它玲珑的峰穴和上面苍翠的普洱茶。这初秋之夜如一袭藕花色的蝉翼一样的纱衫，飘起淡淡的哀愁。

她更偏起头仰望。

景泰蓝的天空给高耸的梧桐勾绘出团圆的大叶，新月如一只金色的小舟泊在疏疏的枝桠间。粒粒星，怀疑是白色的小花朵从天使的手指间洒出来，而遂宝石似的凝固的嵌在天空里了。但仍闪跳着，发射着晶莹的光，且，从冰样的天空里，

它们的清芬无声的霰雪一样飘堕。

银河是斜斜的横着。天上的爱情也有隔离吗？黑羽的灵鹊是有福了，年年给相思的牛女架起一度会晤之桥。

她的怀念呢，如迷途的鸟漂流在这叹息的夜之海里，或种记忆，或种希冀如红色的丝缠结在足趾间，轻翅因疲劳而渐沉重，望不见一发青葱的岛屿：能不对这辽远的无望的旅程倦厌吗？

她的头又无力的垂下了。

如想得到扶持似的，她素白的手抚上了石阑干。一缕寒冷如纤细的褐色的小蛇从她指尖直爬入心的深处，徐徐的纤旋的蜷伏成一环，尖瘦的尾如因得到温暖的休憩所而翘颤。阶下，一片梧叶悄然下堕，她肩头随着微微耸动，衣角拂着阑干的石棱发出冷的轻响，疑惑是她的灵魂那么无声的坠入黑暗里去了。

她的手又梦幻的抚上鬓发。于是，盘郁在心头的酸辛热热的上升，大颗的泪从眼里滑到美丽的睫毛尖，凝成玲珑的粒，圆的光亮，如青草上的白露，没有微风的撼摇就静静的，不可重拾的坠下……

就在这铺满了绿苔，不见砌痕的阶下，秋海棠茁长出来了。两瓣圆圆的鼓着如玫瑰颊间的酒涡，两瓣长长的伸张着如羡慕昆虫们飞游的翅，叶面是绿的，叶背是红的，附生着茸茸的浅毛，朱色的茎斜斜的从石阑干的础下擎出，如擎出一个古代的甜美的故事。